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

路遥小说的 艺术世界

廖晓军 著



三秦出版社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

路遥小说的艺术世界

廖晓军 著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路遥小说的艺术世界/廖晓军著.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1

ISBN 7-80736-012-7

I. 路... II. 廖...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 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4830 号

路遥小说的艺术世界

廖晓军 著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电 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

字 数 177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736-012-7/I·2

定 价 16.00 元

序

勘探在路遥的小说世界

王仲生

廖晓军的《路遥小说的艺术世界》是一本勘探路遥小说的专著。选择这样一个课题来进行研究,是很有学术眼光、学术价值的。它因此而被列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新时期以来,路遥的小说,构成了当代文坛一道特异的风景。据不完全统计,在各高校图书馆的借阅中,路遥作品位列榜首,且有居高不下之势。而在底层,尤其在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及农村青少年子弟那里,路遥更是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仅此一端,也足以表明,研究路遥的必要性。

作家作品研究,从来就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对话。

如果说,作家的作品是作家与他进行创作的那个时代的“对话”;那么,作家作品研究,就是研究者与世界的第二次“对话”了,这个“第二次”,是指研究者既需揭示作品与它产生的时代的关系,还必须站在今天即研究者的时代座基上,对作品在今天所具有的意义进行阐释。也就是说,研究者不仅要告诉我们,该作家的创作为作家从事写作的那个时代提供了哪些其他作家未曾提供或提供得不够充分的“文学经验”。这种“文学经验”既可能是思想内涵的,也可能是文学样式或技巧的,还可能是叙述手段或话语方式的。还需要告诉我们,该作家及其作品在今天的“意义”。这个所谓“意义”,既有文学审美的,更有社会历史的。而这种“当下意义”正是一部作品能够拥有长久艺术生命的原因,还是我们研究该作家作品的现实根据,或者说是

我们的出发点与归宿。

路遥离开我们并不太久，但在现代转型的急剧变革中，主要创作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那些作品，对于今天的青少年读者，毕竟有了“过去时”差距。也许正是这种“距离”，让我们更清晰而真切地触摸到路遥作品持久魅力的奥秘所在：

路遥对于苦难的敏锐而痛彻的切身感受与艺术传达，尤其是直面苦难而又超越苦难的英雄主义的生存方式与精神境界的审美呈现；

路遥底层生活的感同身受以及顽强而又坚毅地在苦难之旅中的坚韧跋涉所焕发的艰苦卓绝的人性光辉和对这种崇高意志力的讴歌；

路遥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国文学地图上描绘的新的图景：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一代的时代困惑，从困惑中走向明天的那份执著与执著中的痛苦和快乐；

路遥小说叙事的史诗风格的追求以及对发展中的现实主义的坚守和超越。

说到现实主义，我不得不多说几句。

在杰姆逊的总体历史分析的文化分期中，有如下一个图式：

马克思——国家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列宁——垄断资本主义——现代主义

曼德尔——跨国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

这是一个“历时性”的概括。处在历史转型的现代中国由于地域的，工农的，城乡的巨大差异，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艺术图景，可以说是共时性的并存；而且，因了民族阅读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拥有一个持久而庞大的阅读群。正因为如此，我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今中国，仍然会是一个主流，当然这是与传统现实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发展中的现实主义。而路遥的作品，显然在总的倾向上，是属于现实主义的，并为现实主义新的发展进行了他自己的探索。

在所有上述的这些方面，廖晓军的专著都有他自己的阐释。这无疑是他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新的成果，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我国路遥研究的热情和努力。

勃兰兑斯在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那本巨著中曾经指出，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不可能是“和周围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独立自在之物，它不过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切片。研究路遥，必须把路遥放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我国文学的历史语境中，放在东西方文化历史碰撞中来进行考察。

我们高兴地看到，本书第七章，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他的论述的。

这不是一部泛泛之作，是晓军严肃认真，潜心钻研的科研结晶。一切从“文本”着手，从“细读”着眼，而不是从既定的理论框架，预设的某种结论出发，进行阅读与思考，分析与解剖，这样的态度与方法，值得提倡与推崇。

比较那些故作惊人之语或骂倒一切的“酷评”，比较那些“食洋不化”照搬西方批评术语与方法的浮华之作，晓军这部专著的平实扎实的学风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尤为让我们敬重。

祝愿晓军在自己的道路上迈向新的征途。

2005年3月

序

路遥小说研究的多维审视

廉文澂

伟大而艰难的时代,造就了路遥这棵独特的艺术生命之树。研究路遥小说艺术的深厚的根,茁壮的干,纷繁的枝叶,则可以看出路遥小说的时代风貌及其绚丽的美学理想。廖晓军历日旷久,集教学与研究之心得,写出《路遥小说的艺术世界》。这是一部严肃的睿智思考的专著,是作者辛勤的探骊得珠的学术成果。

审美意识的研究

正是由于审美意识的引导,人类才不至于陷入低俗的欲望之中,向往着更高的审美精神境界。廖晓军以审美的视角看待路遥小说的艺术世界,探幽索隐,把他作品中的人物,当作自由的富有人性的审美个性,进行审美的本质的分析。因为路遥作品立足于现实,但又高于一切政治的阶级的意识和现实观念,因而他不是粉饰现实,简单化地宣传一时的政治观念,而是从一个更高级的美学理想审美意识来看待人,人性,人生,维护人的尊严,批判现实中非人性的东西。廖晓军正是从路遥坎坷的人生体验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刻同情,去阐述他的审美感情的。这种审美意识的独特性,并非丧失了普遍性,而是更具充分的广泛意义。在其第三章“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一节中,我们看到“复杂、矛盾的性格典型高加林”、“美丽善良的刘巧珍”、“城市女性黄亚萍”、“老一辈农民德顺老汉”等,正是作家审美个性的对象化,这富有浓郁人性观的审美意识,才创造出这样一些颇有艺术魅力的形象系列。而在第四章《平凡的世界》

的艺术辉煌“多彩多姿的艺术形象”一节中,“改革时代的农村新人孙少安”、“与命运抗争的奋斗者孙少平”、“现代而传统的女性田润叶”、“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女性田晓霞”、“农村土政治家田福堂”、“激进的农村革命家孙玉亭”、“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贺秀莲”、“命运坎坷的农村女性郝红梅”、“‘逛鬼’王满银”等等,正如廖晓军所说:“表现歌颂普通劳动者身上的人性美,表现他们富于个性的人性情感和人类真情,不仅充分地体现了路遥对完美人性的追求,也是《平凡的世界》一个重要的审美特点。”基于这一美学思想,廖晓军从“亲情美”、“人性美”、“情感美”等审美活动来评析路遥小说的形象思维、审美想像的过程,探索了作家如何按照美的规律,朝着审美意象创造的目标前进。尽管这一问题仍有极大的发掘的空间,但廖晓军审美意识的开拓性研究,是弥足珍贵的。

伦理道德的阐释

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长河,人性被视为道德的人格。因此,中国历史变革中文化冲突最热烈的表演,也往往发生在伦理道德领域。文学作为人类审美的一种表现形式,他虽然不纯粹是伦理道德的象征,但伦理道德的具体可感的形式是审美的。因而所谓的“道德伦常”、“惩恶扬善”等,长久是文学不朽的主题之一,伦理道德的冲突也永远是文学所热衷表现的题材。当中国历史性的伟大变革发生并发展起来的时候,伦理道德领域的冲突也是激烈的。社会的进步,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个体的意志情感与社会道德的制约,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文学要表现复杂多样的文化存在及其多向度的人性,然而政治、历史与伦理道德一体化在文学表现中发生了剥离。廖晓军在第一章“爱情世界的初次探秘”一节中就较多分析了《痛苦》中农村青年高大年对青梅竹马相爱的小丽考上大学后“变心”的内心痛苦,但他并没有把小丽当作道德败坏的人看待;在《姐姐》中美丽温柔的小杏姑娘爱上了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子女下乡知青高立民。后来高立民父母平反,官复原职,而落难青年高立民也考上了大学。尽管他也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但地位的变化,父母的压力,终于背叛了爱情。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的意识的增强,政

治、历史与伦理道德一体化的剥离,从爱情生活这个敏锐的社会心理发展变化的侧面,触及了城乡之间复杂的矛盾形态,超出了仅仅局限于谈情说爱、男婚女嫁的狭小范围,其意义也不再是简单地谴责道德情操低下、喜新厌旧、追求享乐的恋爱观和婚姻观了。这表明路遥小说在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人性的深度和复杂性上,向审美意识迈出的重要的一步。这一方面,特别是表现在路遥小说《人生》中高加林这一形象的审美价值上。高加林面对生活、爱情的多种选择,既有合理性,又有越轨的不规范行为,却是变革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如果仅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来横加指责,那就太脱离现实、也太平庸了。这也更削弱了 20 世纪 80 年代大变革时期农村青年努力奋争为实现个人理想而不断追求的典型形象的审美意义。在摆脱了道德与政治一体化的审美倾向,使文学对人性的探索更为深入内在而微妙了。

结构模式的探索

传统的情节小说,叙事大多遵循时间的自然持续和与之对应的空间转换,按主人公经历的先后安排情节的发展,让一切都维系于叙事的中心线索而不得有丝毫的游离,这之间虽有插叙、倒叙或情节的“闪回”等叙述的辅助,但基本的构架则是单维的顺序性的时空结构。路遥一开始的练习创作也走过摸索学习阶段,显然他的一些引起社会轰动效应的作品都让人感到路遥是在探索小说的建构模式。面对变革中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繁杂多元的文化现象和冲突,作家突出意识到传统情节的规范已很难表现自己的体验与感受。所以路遥认为作家有生活积累那离文学仍很遥远。写作品,他说:“首先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构造这座建筑物”,甚至他危言耸听地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说解决得不好,一切就可能白白地葬送,甚至永远也别想走出自己所布下的迷魂阵。”(《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可见结构问题在小说艺术表现中的重要性。我们看到,小说多重叙事的建筑,扩大和密集了小说的艺术容量,但不是依情节长度的增加而得到的,是靠小说叙事空间的扩展而获取,因而小说时空的叙事结构,纵横的构置便发生了极大

的变革。廖晓军很关注路遥小说的结构艺术,他在分析《人生》两条线索平行交叉发展的结构时,指出其一是高加林在事业上大起大落的三部曲,一是高加林与两位女性的爱情曲折。两线又以主要人物的三角爱情关系,引发情节的波澜起伏,在矛盾交织中深化了人物性格,突出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在整个叙事构筑中,人物命运浮沉秩序缩短,人物意识空间扩大,事件因果的链条被叙事有意的切断,而代之以不连贯的时空交错、时空结合来构成小说叙事的整体。这是颇有见地的。

而对《平凡的世界》这部百万字史诗性长篇的叙事多重建构,显示了路遥小说艺术的成熟。廖晓军透辟地剖析全景式叙事方式的结构框架,从而显示作家如何有力地支撑这样一座异常雄伟的艺术大厦。这部小说以人物为中心,三条主线贯穿小说的始终,其中每一条线索都伸向自己特定的生活区域(把乡、城、省府联结起来)。而这三条线既平行又交叉,组成三个相对独立又有联系的板块结构,这又以孙少平的层面成为这一多维网络结构的红线,把几个板块串联成一挂美丽的珍珠,从而保证了作家以宏大的气魄对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的全景式描写。

本文从审美意识的研究、伦理道德的阐释、结构模式的探索三方面简要评述了《路遥小说的艺术世界》,不过只是略见一斑罢了。因为廖晓军这部专著运用了多样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既有社会学的哲理思考,也有现代心理学和人类文化学的意识;既有以美学为出发点的文学主体论,又有比较文学流派的思维。丰富的理论内涵,拓展了研究者的学术的境界和思野,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认识路遥小说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是富有启发性的。阅读这本书使我获益匪浅。而这正是廖晓军精雕细刻的一个学术印迹。

是为序。

2005年3月

引 言

在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的天宇中，路遥像一颗璀璨的星放射出耀眼而独特的艺术光芒。他从陕北黄土高原向我们走来。偏僻、贫穷的小村落，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童年的苦难，少年时的屈辱、饥饿，青年时代的坎坷、艰辛，不懈的奋斗与追求，路遥终于迈进了繁华、现代的大都市，成为全国著名的作家。他传奇的经历，对美好理想和完美人性的执著追求；他不屈服命运，勇于拼搏奋斗，坚持不懈的顽强意志；对文学艺术宗教般的虔诚和崇高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广大文学青年的敬佩。

路遥正当英年之际，病魔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也给千千万万热爱他的读者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惋惜。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长久地留传在广大读者中间，成为鼓舞、启迪他们的精神财富。路遥用自己有限的自然生命，创造了艺术的辉煌，实践了自己憧憬的有意义的人生。路遥长眠在他所热爱的毕生为之歌唱的土地和人民中间。

著名作家陈忠实指出：“路遥已经形成的开阔宏大的视野，深沉睿智的穿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成就大事业者的强大气魄，朝着创造的目标实现创造理想必备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艰苦卓绝的耐力，充分显示出这个古老而优秀的民族最优秀的品质。”这正是对路遥创作精神的高度概括。

路遥的小说为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增添了绚丽多彩的篇章，也为我们艺术地创造了一个平凡的世界，展现了生活在平凡世界中普通人的劳动与爱情，痛苦与欢乐，挫折与追求。这个平凡的世界古老、博大、深厚、凝重，和我们息息相关，又充满神奇、奥秘……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短篇小说论析	(1)
第一节 爱情世界的初次探秘	(1)
(爱情题材的短篇小说)	
第二节 历史岁月的审视和美好人性的颂歌	(8)
(社会和人性题材的短篇小说)	
第二章 中篇小说论析	(16)
第一节 深刻透视和表现复杂的人性	(16)
(漫论《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第二节 困难年代的历史记忆	(23)
(读《在困难的日子里》)	
第三节 理想主义的人生追求	(26)
(读《你怎么也想不到》)	
第三章 人生道路的艰难跋涉	(32)
(《人生》艺术论)	
第一节 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	(32)
复杂、矛盾的性格典型高加林	
高加林的命运悲剧和爱情悲剧	
美丽、善良的刘巧珍	
现代姑娘黄亚萍	
老一代农民德顺老汉	
第二节 《人生》的现实主义魅力	(43)
波澜起伏、首尾呼应的艺术结构	
富有乡土气息的景物风俗描写和生动的细节	
强烈的对比和富有哲理性的抒情性议论	

第四章 《平凡的世界》的艺术辉煌	(50)
第一节 历史大变革时期中国城乡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	(50)
第二节 多彩多姿的艺术形象(一)	(53)
改革时代的农村新人孙少安	
与命运抗争的奋斗者孙少平	
现代而传统的女性田润叶	
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知识女性田晓霞	
第三节 多彩多姿的艺术形象(二)	(70)
“农村土政治家”田福堂	
激进的“农村革命家”孙玉亭	
领导干部的典型田福军	
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贺秀莲	
命运坎坷的农村女性郝红梅	
“逛鬼”王满银	
第四节 《平凡的世界》的人性美	(89)
第五节 《平凡的世界》的艺术特色	(93)
宏伟谨严的史诗结构	
人物形象塑造的新特点	
深刻的心理分析	
富有哲理性的抒情性议论	
浓郁的乡土特色	
第五章 绚丽多彩的艺术视角(一)	(110)
第一节 色彩斑斓的青春	(110)
(评路遥中篇小说中的当代青年形象)	
第二节 蹉跎岁月的青春	(120)
(论路遥小说中的知青形象)	
第三节 理想的英雄到平凡的普通人	(126)
(路遥小说人物形象的嬗变)	

第六章 绚丽多彩的艺术视角(二)	(135)
第一节 潜意识愿望的升华.....	(135)
(路遥小说爱情描写的心理分析)	
第二节 路遥小说爱情描写的悲剧情结	(139)
第三节 路遥小说的崇高美.....	(144)
第四节 路遥小说的苦难美.....	(152)
第七章 继承与超越	(161)
第一节 柳青影响下的路遥小说创作	(161)
第二节 外国文学影响下的路遥小说创作	(171)
第三节 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	(176)
(路遥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就)	
后 记	(187)
附 录	(189)

第一章 短篇小说论析

第一节 爱情世界的初次探秘

——爱情题材的短篇小说

路遥的小说创作是从短篇小说起步的,并为他以后中篇和长篇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路遥短篇小说的创作,是路遥小说艺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爱情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也是路遥短篇小说一个重要的题材内容。路遥在步入文坛的初期,以一个青年人特有的敏锐,激情,真实而富有特色地描写了黄土高原城乡交叉地带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从而抒发了自己对爱情和人生的独特思考。

歌颂了农村青年女性对爱情纯真、执著地追求

在爱情悲剧中歌颂美丽,善良、心灵高洁的陕北农村女性对爱情纯真、执著的追求,是路遥爱情短篇小说一个突出的特色。

路遥是一个注重主观感情抒发的作家,他对故乡的山川、家乡的姐妹怀有一种深切的热爱之情,这种感情在他离开故乡进入城市之后显得更为强烈,因而他在创造自己的文学世界时会潜意识地使这种感情升华为对家乡美丽、善良女性心灵美好的歌颂。《姐姐》以一个少年的叙事视角叙述了农村姑娘小杏和下乡知识青年高立民的爱情悲剧故事,歌颂了小杏姑娘善良、正义、勇敢的美好心灵和对爱情的坚贞。

美丽的小杏姑娘温柔、纯洁、善良,高中毕业,喜爱美术。爱慕她而向她提亲的干部工人不在少数,但她全都拒绝,却爱上一个人人惟恐躲之不及的“反革命分子”子女、下乡知青高立民,这在阶级斗争观念盛行的“文革”时代,不能不使人震惊。高立民的父母是省上的领导干部,“文

革”中被造反派打成“特务集团”头目而身陷牢狱。高立民受父母株连下乡后不仅不能被推荐上大学,当工人,而且经常受到县上、公社的训斥,村里人生怕惹来横祸不敢理他,他孤独、痛苦,没人理解,衣服穿得破烂,自己不会做饭,处在人生的苦难之中。小杏姑娘没有随波逐流,明哲保身,而是充满无畏的精神,顶住人们的闲言碎语和政治压力,怀着善良诚挚的心情关心帮助高立民,她帮他做饭,缝补衣服,拆洗被褥,并以纯真的爱情温暖高立民孤独寂寞的心灵,与他共渡这人生的难关。高立民生病发烧,她精心看护,甚至把家里舍不得吃的白面、芝麻给高立民吃。正是由于小杏姑娘炽热的爱情,才使高立民在人生的挫折中没有倒下去,而是顽强地挺了过来。正如高立民哭着所说:“小杏,我要永远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你!我会永远记得,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把你的爱情给我的呀!”这就像落难公子遇到心灵善良的仙女救助而生爱的故事,使我们感动,赞叹,这种世代相传的爱情叙事模式也渗透着作者对家乡姐妹纯真高尚的内心世界衷心地赞美。

人生的道路复杂而不平坦,随着时代的变迁,高立民的父母冤案平反,官复原职,高立民也由一个人们瞧不起的落难青年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地位的变化,父母的压力,生活条件的差异使高立民背弃了与小杏的爱情,尽管他的内心也经历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痴情女子遇到了负心汉,这对小杏姑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美好的希望成了泡影,纯真的感情没有得到回报,而且还要经受人们舆论的压力,小杏姑娘内心充满痛苦,但她没有倒下去,满天风雪中她坐在河边的大石头上沉思地眺望着远方,浑身是雪,就像一座白玉雕成的美丽的塑像。这塑像是黄土高原大地哺育的中国女性美好心灵和坚忍不屈精神的象征。

《风雪腊梅》中的冯玉琴正像冰雪中凌寒傲然开放的腊梅,不畏强暴、不怕威胁,忠于爱情、自由、理想,散发着醉人的清香。不把神圣的爱情做交易是冯玉琴高洁品质的一个闪光点。冯玉琴生活在陕北黄土高原一个贫穷的小山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就留在农村继续劳动。一个偶然的机,地委书记的夫人、地区招待所吴所长下乡检查工作发现了她长得漂亮,以给地区“撑门面”的堂皇借口把她带回城里招待所当上

了服务员,实际暗藏的私心是要她给自己儿子作媳妇,冯玉琴和本村青年康庄从小一起长大,一块劳动,一块谈天说地,随着年龄的增长又产生了爱情。这爱情是家乡熟悉的土地、熟悉的山路、熟悉的小河长期陶冶出来的,和生命一样的珍贵。是忠于爱情还是离开贫穷的山沟,留在舒适的大城市,和一个并不熟悉、也不相爱的富家子弟喜结良缘,这对冯玉琴的确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冯玉琴鄙弃了世俗的考虑,顶住了权势的压力,勇敢地拒绝了物质、地位的引诱。她不做物质的奴隶,要做精神的百灵。为了爱情,她毅然离开城市返回了农村。

如果冯玉琴和她所爱的康庄哥从此能相亲相爱的生活,即使物质生活贫穷,那也是幸福的,她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值得的。然而不幸的是,康庄并不像冯玉琴那样忠贞于爱情,他是一个世俗的人,并不值得冯玉琴倾心去爱。他屈服于权势,为了能留在城市吃上公家一碗饭,不再回贫苦的山村而背弃了他们的爱情,反而劝说冯玉琴嫁给吴所长的儿子。发现了自己所爱的人灵魂的污垢,看到自己执著追求的爱情的破灭,既使冯玉琴的感情受到巨大的打击,又使冯玉琴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她既痛苦又悲愤,但她没有屈服,她就像暴风雪中迎风开放的一枝腊梅,不畏强暴,不怕艰险,生机勃勃,执著的期盼着春天的到来。

恩格斯在揭示悲剧冲突的本质时指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冲突”。^[1]冯玉琴、小杏对自由、真挚爱情的追求,代表了千百年来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和旧的习惯势力的阻碍,她们暂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命运遭遇了不幸,但她们的精神品质却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辉。“悲剧是崇高的集中形态,是一种崇高的美。”^[2]因此,悲剧女主人公给我们带来的审美感受就不仅是为其不幸遭遇悲叹,而更是一种崇高感。我们为她们所展现出的美好心灵世界而崇敬,为她们不畏强暴、勇于追求的精神所激励,从而不懈地为实现美好的理想而斗争。

赞美了爱情矛盾中表现出的高尚道德情操

法国著名作家伏尔泰曾经说过:“我们的爱情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